

汗水流尽 终见曙光

旧影重现

沙枣花香 蜜甜忆昔

1988年高考落榜后,我怀着自我惩罚的心情走进轮窑厂,成为了一名最年轻的砖瓦工。在那里,我经历了踩泥、码砖、装窑等繁重的体力劳动,体验了父辈们的艰辛与坚韧。



1988年夏天,高考放榜了。我没有等到那张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,只等来了落榜的消息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,不吃不喝,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考场上的失误。傍晚时分,父亲推开门,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,然后轻声问了一句:“往后有什么打算?”我抹了一把眼泪,咬着牙说:“爸,我想去轮窑厂干活。”

窑厂的日子,比我想象中苦得多。

第一道工序是做砖坯。光着脚踩进黏糊糊的黄泥里,两只脚来回踩踏,直到泥土变得均匀柔韧。刚开始还好,可没过多久,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,每抬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。一天下来,脚底板磨出了血泡,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。

接下来是码砖坯。做好的砖坯要整整齐齐码在院子里晾晒,一排排、一层层,像一座座小小的城墙。这项工作最怕的是老天爷变脸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,前一秒还晴空万里,后一秒就可能乌云压顶。每到这时,李师傅就会抬头看看天,嘴里念叨着“星星发干,风就不带水”,然后招呼大伙儿赶紧抢收。我后来才知道,李师傅是靠看星星辨风向的老把式,这门本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装窑是整个流程中最苦的活儿。窑洞里温度高得吓人,煤灰弥漫在空气中,呛得人嗓子眼发紧,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。在窑厂干了将近两个月,我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,手掌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有一

天,几个落榜的同学找到我,动员我回去复读。

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”。这段重体力劳动的经历,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。我用在窑厂挣来的三百块钱交了复读费,重新走进了校园。第二年夏天,我终于如愿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如今快四十年过去了,那座轮窑厂早就拆了,变成了一个物流园区。每次路过那里,我都会多看两眼。那段日子教会我的,不只是如何做出一块合格的砖,更是一种朴素的活法:踏踏实实地干活,一块砖一块砖往上砌,总有一天能砌出自己的墙、自己的房、自己的城。

[安徽·蚌埠] 梁学刚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在新疆福海县顶山乡生活了四五年。当地广植沙枣林,根系发达,耐旱耐盐碱,筑起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。每年六月,淡黄色的沙枣花次第绽放,馥郁芬芳。花期时,本地土蜂成群飞来采蜜筑巢,我们放学后常结伴去连队北部的沙枣林,在土崖上采挖野蜂蜜。

采蜜时常就地取材,捡拾陈年沙枣树枝削尖,探寻土崖上的小洞,稍一戳挖,便能挖出满满一窝蜂团。有时我们也带小铲子和罐头瓶,先尝一口过足馋瘾,再将蜂蜜装瓶。那时白糖奇缺,连队的红糖远不如沙枣花蜜香甜。

采蜜也曾遇险。一次,我和沈指导员的两个孩子去较远的二道梁子采蜜,收获颇丰。返程时却遭遇两只拦路野狼,吓得不知所措。幸亏同去的桂花姐急中生智,舍弃了一搪瓷缸子蜂蜜,我们才趁机逃脱。这惊险一幕让我至今难忘,原来饥饿的野狼也会觊觎这甜美的沙枣蜜。[山东·临沂]刘琪瑞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【投稿邮箱变更通知】

本版自即日起启用新投稿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原邮箱已停止使用。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,期待您的来稿!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02

初副政委不再说什么,他喜欢这个“老抗联”的女儿,路上说说话也好。离休后住在蓬莱,离这里也就一二百公里,以后来时也好有个照应哩。初副政委确实对十一团和三山岛金矿很有感情,以后几次从蓬莱到三山岛十一团回访,给干部战士留下深刻印象,苗丽萍更是像照顾老父亲一样服侍他。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,享年95岁,最后在蓬莱军队干休所无疾而终。

3

初副政委走了后,团党委即开会研究对初副政委代表黄金指

挥部所做指示的贯彻实施。第一次会议是围绕初副政委所讲内容进行讨论,讲各自的理解,相互碰撞,在碰撞中加深理解,达成共识。为了贯彻落实到位,按专题进行了分工:苏继轩和韩副政委负责“改警”教育,这是一出重头戏,由“一把手”亲自抓;梁占刚和牛幸娃负责建立施工生产责任制,因为施工生产责任制必须结合施工生产进行;于副政委和王永学负责年轻干部及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提拔使用;王副团长和金昌浩负责抓先进设备充分利用及全员技术培训。目前施工已全面展开,每个施工现场必须有专人负责,也进一步责任到人。苏继轩抓总,梁占刚负责斜坡道工程;牛幸娃负责南风井工程;金昌浩负责竖井工程;王永学负责北风井工程。这是考虑王永学原先任

十一连指导员,和连队干部战士沟通方便。

第二次党委会讨论各分管领导提交的实施方案。

关于建立施工生产责任制,大家都赞同。认为我们施工部队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和矿山施工规律办事,在实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的大前提下,必须这么做,只要把握好“度”,坚持精神激励为主,物质激励为辅就可以了。在超额完成任务的前提下,让干部战士多一些收入,有什么不好,有什么不可以呢?牛幸娃说:“我们在镜铁山时,在十一连试行过,把过去做镜框、锦旗、发大茶缸、毛巾、被罩的钱,用来发奖金,很受干部战士欢迎,效果就很好。现在力度可以加大一些,哪个连队任务完成得好,超指标定额,可以多发些奖金,这叫国家得大头、矿上得中

头、个人得小头。军人牺牲精神和责任感,再加上物质激励,积极性不愁调动不起来。”

与会人员讨论后,一致赞同尽快实行施工生产责任制,先在梁占刚负责的斜坡道、牛幸娃负责的南风井,找一两个连队进行试点,取得经验后再向全部队推开。

关于提拔年轻干部和专业工程技术人员,大家都赞同,认为施工队伍管理层老化,管理和能力跟不上,确实影响了部队建设。提拔年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,不光要制定规则,还会涉及具体干部。在涉及具体人选时,人们的看法自然不同。于俊副政委和王永学有意抛出“王兴昌”让大家讨论。一讨论还真“炸了锅”,对这个年轻专业技术人员的看法很是不同。 待续